

## 山水人文

## 小小的树叶

■吴胜明

【工作人员告诉我,当你把水倒入碗中,尤其是倒满时,树叶就漂起来,好奇怪!】

本文写树叶。落笔之前,突然想到,某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测试中学生的拓展思维。主持人给出一个词,要求学生就该词联想出相关的内容,越多越好。如“莫斯科”,答案有:俄罗斯、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再如“杭州”,答案有:浙江省、钱塘江、西湖、G20……这类题是一种联想题,是考查学生思维能力的好方法。但令我大跌眼镜的是,北京一些名校的中学生,绝大多数只能回答一个,甚至一个都回答不出来,如“梅花”一词就令众多学子不知如何联想!我不在此评价中国的教育,我想就梅花拓展到树叶,写一写我能想到的与树叶有关的事物。

树叶,是一种可以引起人广泛联想的词,其答案至少有:植物的营养器官、动物的食料、观赏的对象、红花绿叶、艺术创作的题材、落叶归根、遮阴挡雨……

月前,笔者因《徐霞客在江西》的项目,出差到江西的吉安永和县。没有想到这里居然是江西名窑——吉州窑的所在地。

我去前,就知道吉州窑的标志性产品的特点是其烧制的碗底上有一片树叶。到后,方知这里还有一个国内少有的风景优美的吉州窑遗址

公园以及一个建筑独特、很有气魄的吉州窑博物馆。一走进这个博物馆,装修明亮的地上竟印着一片硕大无比的树叶,应该叫“黄金叶”,但这可不是河南产的香烟。这片叶子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鲜亮无比。

馆中的“镇馆之宝”是一个小小的饭碗,只有我们的手掌大;外面的颜色是红色,细看之下,更像是红色“光谱”带,内有无数深浅不同的红“嵌”,即烧在土黄的陶瓷色上的红带,色彩无差别绚丽。我认为,这表明了世界的差异,真是“千差万别”!这个小碗是宋代吉州窑出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完完整整的陶瓷品。之所以十分难得,是因为在我所参观的其他窑的遗址中,见到更多的是数不清的陶瓷碎片。据说,这个小碗价值在人民币千元以上。

当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树叶”的制品。现在烧制的产品中,大多是一碗一叶,但也有一碗两片,三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你把水倒入碗中,尤其是倒满时,树叶就会漂起来,好奇怪!当然,这是一种视觉错觉。

碗底的树叶,是什么树的叶子呢?答案是桑树叶。人们千辛万苦地要把这桑树叶“烧”在碗底,喝水时不忘,吃饭时不忘,时时刻刻不忘,不也代表着吉安人、江西人、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感情吗?种桑养蚕,是中国人几千年,在农业社会中一种主要的生产活动和谋生的手段。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其有着深深的感情。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宋代大文豪、抗金英雄辛弃疾,在江西写的

一首词《鹧鸪天·代人赋》: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不知是不是巧合,景海鹏、陈冬两位宇航员在太空中,受香港中学生委托,做了一个科学实验,就是观察蚕宝宝在太空中的表现,那肯定“桑叶”也上天了,上天的第一片叶子居然是桑叶!桑叶也成为了天地间的一种信物。

对山水之中叶子的美,宋代江西大文人杨万里更是有两句写荷叶的诗,令人赞叹。

一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多么可爱。小荷,刚刚露出尖尖的荷叶,已经吸引了蜻蜓。当然,更吸引了我们。

二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正因为莲叶的无穷碧,才使得映日荷花别样红。

宋代大文豪王安石写树叶,则写出了其群体之中的气势。“春风又绿江南岸”,除了青草外,更多的是千里长江岸,连绵树林上新萌发出的叶子,所泼洒出的“绿”。另一首诗中,“两山排闼送青来”的“青”,更是借指那深翠欲滴的满山树叶。

大自然中这小小的树叶,给我们多少启发,让我们写出多少生动感人的文章。我们的科学研究又何必不是如此?屠呦呦的发现不与青蒿之叶有关。吉州窑的树叶是我们中国人在千年之前的创新,至今仍光彩依旧。我们要善于从一滴水看大海,从一片叶看山水,看我们的世界。

## 田园词三首

■严加安

## 念奴娇·三峡人家

秋高气爽,漫步丽娃河上。  
见两岸山峦竹秀,吊脚楼檐高仰。  
激流波光,鸟蓬乘兴,少女撑蒿浆。  
波猴嬉戏,阿哥么妹献唱。  
健步百丈登高,峰奇谷险,石令牌雄壮。  
俯瞰扬帆帆帆,壁立峰回,浪掀浪。  
三峡人家,天人合一,山水为屏障。  
宛如仙境,直望长往颐养。

## 玉堂春·丽娃河

暮光初降,漫步丽娃河上。  
夹竹嫣红,月桂飘香。  
瑟瑟秋风,水面涟漪起,倒映云霞舞霓裳。  
驻足花坊,遥望青松如画屏。  
洗净浮华,忘却凡尘事,心旷神怡醉夕阳。

注:丽娃河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丽虹桥附近有一花坊。

## 沁园春·新西兰南岛

南岛风光,宛如仙境,人间天堂。  
有湖光山色,冰川峡谷,  
纵横溪涧,草地牛羊。  
岩石千层,犬牙交错,一道天然壁画廊。  
峡湾峻,观峭岩万仞,飞瀑垂江。  
驱车沿路寻芳,有艳丽的鲁冰花沁香。  
赏沙滩圆石,浮沉海浪浪;  
萤火虫洞,闪烁星光。  
蒂卡波湖,水清如镜,倒映山峰伴夕阳。  
游七日,阅奇观异景,一世难忘。

## 爱乐者说

## 施特劳斯家族的纪念碑

■李近朱

【比如《蓝色的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其国民无论走到哪里,一曲“多瑙河”就是他们“无形的身份证”。】

尽管有着多国多人曲目的润染,但依然是以施特劳斯家族为主的动听乐声,迎来了我们这颗小行星的新的一年;尽管人们一直期盼着早些聆听那首经典,但依然不负众望,谢幕最后时刻,这首耳熟能详的《蓝色的多瑙河》,迎来了2017年自己的一百五十年生辰。身在19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施特劳斯家族,他们的音乐已然响过了百年。其繁盛盛况正预兆这抹余音,会再鸣响两个、三个以至更多的百年之岁。

150年前的1867年,身居维也纳,徜徉大河边的那位约翰·施特劳斯,亦即小施特劳斯,在读到诗人卡尔·贝克的“一行诗句”在那多瑙河边,在那美丽的、蔚蓝色的多瑙河边……”之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大三和弦分解音符,便成为一个亘古不朽的音乐主题。它拓展出一首曼妙的圆舞曲,仰响整整一个半世纪,并成为全人类迎接新年的第一声歌唱。今年,这首经典作为加演曲目而迎来特别热烈的掌声。150年,这首圆舞曲以及这位小施特劳斯及其家族带有维也纳印记的轻松美丽的音乐,在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代,其辉煌堪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或一群大师大作相比,且在受众的广泛度和流传的持久度上,几乎能与任何大师比肩而立,或鲜人匹及。

冷静来看,音乐史上最有魅力的浪漫乐派的名家名作或多或少还未达到人尽皆知且倾心挚爱程度,但同人施特劳斯们做到了。这个家族的音乐以其独特的维也纳风格,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已然成为几代聆听者耳畔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奏鸣。

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已过去近200年时日,且与世界有千里关山万顷浩海的空间阻隔,人们虽时时能听到这些响亮而切近的乐声直入心腑,但毕竟这也是遥远的历史回声了。这是历史的一个“余音”,但却造就了不同凡响的一个“永恒”,因为她融入了音乐的最根本的基因。

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先入为主的是具有感性打动人心的惊人美丽与魅力。“美”,是音乐的本质本真,更是音乐不可移易的基因。横看音乐历史,不朽之作皆为“美”声。但音乐这一与生俱来的“美”,却千差万别,样式多元。那些大部头的鸿篇巨制,往往将美丽与魅力包装在层层递进的音乐的戏剧性中,亦即在专业术语的“交响性”中,感性聆听之后的多次咀嚼,方从理性的隙口中将“美”露出;或是别样的一些抒发情愫的篇什,虽将

【上不了车就从车窗爬进来,窗外的人帮着推,车里的人帮着拽。】

春节临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校的大学生、离开父母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忙着张罗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回家的火车票或机、船票。在13亿人口的中国,火车是春运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火车票成为乘车最紧俏的凭据了。可是在30多年前,即使在平时,要想买张从沈阳到上海的卧铺票都太困难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南去北往的人群骤然增多起来,但铁路运输相对滞后。沈阳到上海是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是铁路热线。而沈阳到上海的火车当时每列只有5节车厢是卧铺,远远满足不了旅客的需求。32小时的长途硬座对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实在有些难以支撑。

要买到卧铺票,就得用尽各种解数,单位订不到,就得托人找关系,再不就地从票贩子那里花高价买,最后在没门路就得到沈阳站售票大厅排队买预售票。为了买到票,吃完晚饭就得早早带着小板凳,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

多瑙河》开头一句曲调,写在扇面上送给勃拉姆斯。这位具有古典气质的浪漫时代的作曲家激动地说:“可惜不是我作。”

事实还有,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认知度,还不至于艺术领域,在更高层面上它已成为一个民族的符号。比如《蓝色的多瑙河》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该国公民无论走到哪里,一曲“多瑙河”就是他们“无形的身份证”。每聆此曲,皆有热泪盈眶乡愁满溢之况。正因为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在奥地利在欧洲在全世界极具广泛的认知度,又使其成为经典并演绎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年一度迎接新年的第一声呼唤。

2017年,正值施特劳斯家族中的翘楚名作《蓝色的多瑙河》诞生150周年。在一个半世纪的反复演绎中,那蓝色的音符已碾成一块块闪光的砾石,渐次砌就了一座音乐纪念碑,其上铭刻着施特劳斯家族为人类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只有“永恒”,方可成碑。当我们站在这座音乐纪念碑下,启迪我们的是——音乐的永恒与不朽,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普普通通的大众说了算。诚如周恩来所说:“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 火车票

■陈涛

车,到沈阳站售票大厅排队买预售票。排队的几乎都是中青年男子,有的是给自己买,有的是给父母买。排队到晚上九点钟,队伍选出一位负责人,也有自告奋勇当头的。负责人写好票号发给排队的人。有的拿到票号第二天一早再来排队,大部分则留在售票大厅等到天明。夏天闷热蚊子咬,冬天则更遭罪。数九寒天,外面冰天雪地,就得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棉手套,全副武装,坐累了就起来走走动动。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晨八点,排队的人骤然紧张起来,排队负责人维持秩序,大伙一个紧挨一个,不许任何人插队。当售票窗口一打开,大家都翘首以待。当第一个人买到票,别人都报以羡慕眼光,可是票卖了一阵子就卖完了。沈阳到上海的卧铺票一天最多也就卖三四十张,大部分都从后门走掉了。买到票的人欢欢喜喜,买不到的自叹运气不佳,有的晚上还要来排队。像这样的苦衷,夏天冬天我都经历过。

春节则是火车票最紧张的时候,为了增加容量,列车将卧铺车厢全部改为硬座,即使这样,买硬座票也十分困难。1986年我带儿回老家过春节,车票也是托人买的,且有座位,十分幸

## 书话岁月

【然而,房舍间耸峙的红漆涂写的“135米”的巨幅广告牌,触目惊心时刻提醒肩挎背篓、面色黧黑的男女乡民,他们世代栖息的田园不久将沉于深深的水库之中。】

物阜民丰的年月,没有毁灭性的天灾,却能够亲眼目睹一座座千年古城、古镇、古村的消失,这也是人生难得的奇遇。至于是千载难逢,还是百年不遇,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了。

话说这还是上世纪结束前那年,到湖北宜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宜昌是个极好的地方,“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出城西北行,不久即是著名的葛洲坝。继而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的建筑工地(地名中堡岛),那时大坝尚未竣工,工地上车来车往,土石凌乱,但浩浩长江已被截流。次日,我们由宜昌乘船过葛洲坝坝闸而上,用众人的话说,开始了此生难忘的“三峡告别游”。

游船似乎体会众人的心情,不像往日的船只那样匆忙赶路,而是尽量放慢脚步,让我等将两岸风光摄入眼底,留在心中。谁都知道,从西陵峡而上,经巫峡至瞿塘峡的长江三峡,此刻两岸山岭的城镇村庄,正在被日渐上涨的江水所淹。船靠巫山县城,站在船舷望去,只见那依山而建的山城,如同江边一个高大的汉子,双腿已被江水淹没,许多楼房人去楼空,只剩下那胸部以上的房舍尚有人住。

我们从陡峭的栈道拾级而上,狭窄的老街依然生意盎然,出售农副产品、购物的、访亲拜友的,摩肩接踵,吆喝声不绝于耳,与往日没有区别。然而,房舍间耸峙的红漆涂写的“135米”的巨幅广告牌,触目惊心时刻提醒肩挎背篓、面色黧黑的男女乡民,他们世代栖息的田园不久将沉于深深的水库之中,留给人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久。

三峡水库设计蓄水位为175米,类似的警示牌见于沿江各地,只是数目字略有区别。在这些枯燥的数目字背后,是一座座千年古城、古镇、古村的消失。热闹的街巷、幽静的山村、古朴的老桥、隐秘的寺院、笑声朗朗的校园、黄桷树点缀的梯田、美丽的橘园以及祖先的坟

## 三十年悲喜轮替

——从妹妹的眼泪说起

■刘元玲

【现如今,因养育女儿成本减低,且女儿更可为娘家分忧解难,因此备受欢迎,难道是女性地位提高了?】

前些日子,在老家的表妹顺利生下次子,但随之而来表妹忧伤流泪。我发微信给老妹“恭喜妹妹!你辛苦了!”她回复“姐,我辛苦,心,更苦。”

因为这是男孩,而她和家人期盼的是个女孩。我大概理解表妹难过的心情:如果再有一女,她人生儿女双全,而次子的到来让梦想落空;现在养儿娶媳妇的压力早已超过养儿防老的动力,表妹现在全职带娃,两边父母是靠天吃饭的劳动人民,全靠妹夫在外打拼,想起未来种种,的确心里沉甸甸;当下现实多是父母含辛茹苦尽量为儿子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悲苦剧情却天天变着法儿上演,让人闹心沮丧。

若是女儿,则大不同。只要供她吃喝穿衣上学,将来长大找个好人家,就算“完成任务”。从此,几乎就是坐等“小棉袄”时时处处送温暖,大事小情做依靠。

想起妹妹的眼泪,有很多疑问盘桓脑海。疑问一,“多子多福”现在还有多少人真心实意认领?儿子养得好,培养成社会精英、国之栋梁,将来不仅不用担心他啃老,而且会因他衣食无忧,说不定能光耀门楣。即便不是精英栋梁,又何妨?只要他正直朴实,有情有义,吃苦耐劳,肯定会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并且绝对不会弃父母于不顾。

当然,我们知道这很难。更当然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困难,幸福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担当,我们就磨练不出

家,还有险滩礁石,统统都将沉入库区冰冷的江水之中,永远地逝去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惊人的历史巨变中,有一本厚重的画册记下了长江三峡的原貌,这即是大型摄影画册《长江三峡》(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8月)。该书是1997年大江截流之前,由科技日报牵头组织几十位新闻摄影记者深入实地采访拍摄,历时三年完成的。全书按西陵峡、宜昌、兴山、秭归、巴东、巫峡、巫山、巫溪、瞿塘峡、奉节,未来三峡这几部分,以大量图片和文字说明,展现三峡的壮丽风光和悠久文化。也即是说,画册《长江三峡》抢在三峡大坝竣工之前,忠实地记录下长江三峡的原始风貌,这是珍贵无比的。

据新华社权威报道:“三峡水库将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涉及到湖北省(宜昌市所辖)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巴东县及重庆市所辖的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石柱县、忠县、开县、丰都区、涪陵区、武隆县、长寿县、渝北区、巴南区、重庆市主城区和江津市,库区共20个区县市。三峡水库淹没城市2座,县城11座,集镇116个。其中秭归、兴山、巴东、巫山、奉节等9座县城和55个集镇全部淹没或基本淹没,都要易地重建;其余城镇为部分或大部分受淹,可以就近后靠,进行迁建。”“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共有各类房屋3473万平方米,耕地面积25.3万亩;受淹或淹没影响的工矿企业有1599家(其中大型6家,中型26家),小型企业占98%;水库还将淹没众多专业项目,其中等级公路816千米,输电线路1991千米,码头655处,中小水电站114处,抽水站139处,装机容量约1万千瓦。此外,还将淹没许多文物古迹、山水和人文景观等。”(见互联网)

“让您保留对三峡游历的珍贵记忆,唤起您对三峡的美好向往。”大型摄影画册《长江三峡》前言中如是说。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显示了这本画册的历史价值所在。

真才实干,也不配享有富足有价值的人生。

疑问二,二宝的到来,是大人主动规划和操作实践出来的,二宝既无权决定是否来到这世界,也无法决定其性别。心理学上有个经典命题:一个不被自己母亲所悦纳和热爱孩子,在生命起初其灵魂深处就被刻上深深的痛苦裂痕,若非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弥补,他/她必定要带着这个裂痕悲喜苦落地走过人生四季,且难免给周围的人与社会带来冲击和伤害。二宝若能表达,应该会问:公平何在?

疑问三,当下养儿压力大的现实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你如何确知今日付出不会换来日后丰盛回报?

当然,面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好似赌博,选择乐观很不易。问题是,谁腐蚀甚至窃夺了我们乐观的根基?又是谁倾倒给我们这扑面而来失望乃至绝望?

疑问四,最大最深的一个。三十多年前,作为家中次女,我的出生引来妈妈泪水决堤,爸爸心灰意冷,他们曾一度想把我卖给一对不能生育的城里夫妇。但在最后一刻,他们反悔。谢天谢地。就这样,我一以贯之地拥有亲生爹妈,他们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对我也真是真爱,尤其是我那伟大挚爱的母亲,无师自通且纯天然不留痕迹地运用了《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所有积极的养育方法,给我初始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基础,我至今备受恩泽。否则,不能想象此世间另一个我的模样。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想想表妹的泪水,有一种乾坤颠倒的感觉。

是的,价值观的变迁直接造成了悲喜评判标准的变化甚至颠倒。问题是:此变动因何在?主动自我放逐还是被动外界干扰?

我曾为爸爸的重新男思想,捆绑自己很久,纳闷为什么人就不能平等地爱自己的每个孩子?后来历经各种峰回路转,终于给自己松绑,旧观念有了大松动。爸爸重男轻女不等于更爱弟弟而不爱姐姐和我。而是说,由于他受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等的强大影响,这在他灵魂深处形塑了一种爱的模式,这种模式教会他对待儿子应怎样,对待女儿应怎样。很多观念已经成了他的潜意识,甚至是他认识不到也无力挣脱的,这种潜意识影响的不仅是他这个山东人,甚至是整个中国人、地球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我爸,无非是比较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而已。我理解,我接受,我放下。

我还想到那个早已射灵魂的问题:个体内心深处对永恒的渴望,早已融入整个人类的潜意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儿子才能或多或少实现,女儿不行。这是重男轻女思想形成的隐形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想到这,依然若失。既然女儿被认为是达不到延续香火、永续生命这个与永恒有涉的目标,古来如此;现今,养育女儿成本减低,且女儿更可为娘家分忧,因此备受欢迎,难道是女性地位提高了?若把观点推到极致,可否说:人们对儿子渴望的降低,实际是某种程度上放弃对永恒之事的孜孜以求,最起码是淡定或漠视?而对女儿渴望程度的升高,实际上并不是认识到女性自身崇高而神圣的价值,仅仅是对女儿功能性价值的重新发掘,深层次反映的却是对人们向往世享乐的追求和渴望,是利己主义的间接表态!

无论如何,祝福表妹及新生儿宝!

## 长江三峡的回憶

■金涛